



露营啦

□ 李艳玲

当落日的余晖映照在水面,天色沉寂下来。帐篷扎好了,丰盛的晚餐准备停妥,可以举杯邀山色了。在和同伴举杯的刹那,我惊讶地发现,我的心也沉寂下来。

如同岸边的水、对面的青山,一切都安安静静地沉寂下来。或许知道今晚要与虫鸟、草地相拥共眠,心情才如此安然吧!“乌兰巴托的夜那么静,那么静,连云都不知道……”画家用色彩描摹夜晚的宁静状态,歌声更能传出夜晚的心境。

帐篷扎在水边,没有大海的喧闹,只有一湖静静的秋水。对啊!想起今日立秋,秋的第一天,就让我听到秋虫的呢喃。奇怪它们都离我很远,是我的小窝占据了它们的方寸之地,还是怕吵到我?远处,听得清的是蚰蚰声、蝉声、蛴蛴声,真的是夜晚奏鸣曲啊!山野竟有那么多昆虫不睡觉!刚开始还有鸟声,叫声很轻,间隔有序。噢,说不定是昆虫、鸟儿们睡着的呼噜声呢。我为自己的奇思妙想感到有些好笑。我内心的笑声,会不会被大山听到?

没有月亮的夜晚,繁星闪烁。天空看上去是深蓝色的。我想盯住一颗星星看,被我盯住的那一颗,似乎在动,在跑。我揉揉已经昏花的双眼,抬头望,它们都在闪,真的是又亮又闪,似乎在捉弄已经老去的我。但我想告诉它们,无论走过多少岁月的沧桑,我依然是

剪一段时光

剪一段时光,在字句都生出花香的文字国度里轻舞岁月,让一颗心跟随着墨的芳香轻歌曼舞,让光阴在书文的世界里缓缓流淌。

□ 袁二辉

“身姿柔软碗中盘,玉带红妆赤颊颜”——凉皮是极少见的四季都适宜食用的食物,尤其夏天,吃一碗凉爽筋道的凉皮更是舒服解暑。

读师范时,我陪室友去街上买东西,等把所有东西买全已经错过学校饭点了,室友拉我进了一家极小的屋子,里面贴着“陕西凉皮”的标志,还有四张长桌子。店主是一个比我们高不多少的皮包骨头男人,一头卷发,一双眼睛大得出奇。他的语速很快,我只听清楚了两个字“坐下”。只见他拿着一把相当于家用刀两倍长度的刀,三下五除二就把两张凉皮切完了,均分在两个碗里,旁边的女人提前在碗底放好了黄瓜丝和一小撮面筋,一看就是老夫子了,两人配合得天衣无缝。他们根据我们的喜好,给凉皮浇上辣椒油、蒜汁,还有大料水,端到我们面前。

这是我第一次吃凉皮,我们坐在靠近门的一张长桌上,室友迫不及待地从我手里拿起一双一次性筷子,递给我一双后,打开面前的一个瓶罐,用旁边的小勺舀出冒尖



那个爱看星星的女孩,那个童心未泯的女孩。夜空对我依然神秘!夜空和繁星,难道不是每一个人童年时向往的吗?那曾是我们每一个人心灵的温柔乡!

睡觉前同伴说,明早一起去树林采蘑菇。我一听,还有这么诱人的事情可做,那已经是多么遥远的故事啊!我想那蘑菇,会不会多得像那星星数不清呢?哈哈!这会儿笑声一定被大山听到了。嘘!我得睡觉了。

睡在这温柔乡,梦一定是甜的……

二

昨晚临睡前,我想象着早上拉开帐篷的那一刻,那个崭新的、苏醒的世界到来。我要感受一下《瓦尔登湖》对清晨的描述:每天清晨都是一个使人感到愉快的邀请,使得我的生活与大自然一样朴素,与自然一样单纯。

果然在清晨,我听到了鸟儿的第一声邀请。它还在远处啼叫,我却不想睁开眼睛,想好好享受醒来的这一刻。当鼻孔吸进第一丝清凉的空气,带着青草的芬芳,我就没再等到更多的鸟儿来,迫不及待地钻出了帐篷。望了一下四周,太阳被山挡住了,山色清明,一切如昨晚那样安详。水面上多了一层白色的雾气,轻柔地、缓缓地流动着,又氤氲开去。

太阳很快穿过了树林,照到水面上,清粼粼的,如一面明亮的镜子,天空湛蓝,把岸边的山林反映到水里。这时候的景色是一天中最澄澈的吧,我的眼睛都似乎明亮了好多。卢梭说,清晨是一天最难忘的时刻,是唤醒人们的时刻。面对着这一清明世界,谁还会想到昨日的昏暗与平淡?这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一种能量,足以充

一勺,片刻又舀一勺,告诉我这是陕西一绝——油辣椒,是以辣椒面为主,辅八角、草果、花椒等香料制作。先将上述调料烘焙入味,然后将滚热的菜籽油慢慢浇入辣椒和香料中,轻轻搅动,待油温自然冷却以后使用辣椒油,非常香。鲜艳的红色、喷香的味道大大刺激了我,我也放入两勺。室友搅拌了几下就吸溜吸溜地吃起来。我夹起一根,晶莹剔透的凉皮上裹满了辣汁,送到嘴里,辣汁与蒜香的味道立马充盈了口腔,配上筋道Q弹的凉皮,妙不可言的味道炸裂开来,吃了一口还想吃第二口,简直吃到停不下来。房顶上的电扇呼呼地工作着,我们不住地擦着额头上的汗珠,一碗凉皮吃完了,还是不想离开。

调入城里教学后,过上了一人饱全家饱的生活。同办公室的晴姐家是县城的,活泼开朗的她对县城的每一条街巷都了如指掌,尤其爱吃凉皮,但凡哪条街新添一家凉皮店她都晓得,但她在办公室里宣传最多的就是秦镇米皮。

自然一样单纯。

果然在清晨,我听到了鸟儿的第一声邀请。它还在远处啼叫,我却不想睁开眼睛,想好好享受醒来的这一刻。当鼻孔吸进第一丝清凉的空气,带着青草的芬芳,我就没再等到更多的鸟儿来,迫不及待地钻出了帐篷。望了一下四周,太阳被山挡住了,山色清明,一切如昨晚那样安详。水面上多了一层白色的雾气,轻柔地、缓缓地流动着,又氤氲开去。

太阳很快穿过了树林,照到水面上,清粼粼的,如一面明亮的镜子,天空湛蓝,把岸边的山林反映到水里。这时候的景色是一天中最澄澈的吧,我的眼睛都似乎明亮了好多。卢梭说,清晨是一天最难忘的时刻,是唤醒人们的时刻。面对着这一清明世界,谁还会想到昨日的昏暗与平淡?这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一种能量,足以充

店外面竖着一个显眼的牌子“秦镇米皮”。我们放妥车子,南来北往的人也陆陆续续赶到了:有老人,有年轻人,有中年人,有驮着孩子的,有驮着恋人的,还有开着车一家人来的。

推开门,最先映入眼帘的是墙上的诗句“细裁玉纸薄筋软,一点香红动始皇”,旁边有秦镇米皮的具体介绍。一位大妈热情迎上来问口味,要不要加辣要不要蒜,很贴心。我端详着眼前的米皮,又光又亮,香味不断袭来。辣子很正宗,吃下去麻辣回香,最底层的面筋被我挑到最上面,品一口,不仅味香筋道,并且吸满了鲜美的辣油、料水,鲜美爽口的感觉实在过瘾。配菜是芹菜、豆芽与野菜三样。醋的味道、香气扑鼻的辣油和米皮完美搭配。我和晴姐尽情享受吃米皮的愉悦,一碗米皮很快就下了肚。

周末在家,我决定自己做凉皮。我按着打印出来的制作方法,以最快的速度好面,放在厨房里醒上半个小时。做凉皮最繁琐的一道工序是洗面,把面团放在盛水三分之一的小盆里洗。洗面筋

斥一天的精神。这短暂的清明会随着太阳的升高,也会随着人类的打扰,开始变得混沌起来。如果没有感受从黑暗中一点点走来,那么它也是一个慵懒的、普普通通的清晨。于我而言,每一个清晨都是不可亵渎的、神圣的!

吃过早餐,等到草上的露水渐渐被太阳带走,我们向松林走去。同伴说在潮湿的青苔丛里,生长着好多野生蘑菇。果然不错,那些聪明的精灵,长得跟周围色彩一致,开始不容易发现。有可食用的蘑菇,也有红色鲜艳的毒蘑菇,我们踩着松软的松针,四处找寻,松塔落了一地,像走在童话故事里一般。

三

一层薄薄的帐篷,借山林一隅,从夜晚到清晨。暂时离开被我们打造舒适的生活区,平日的房舍想来是我们重重的“贝壳”,里面装满了责任、负担,上一代人、下一代人的深思远虑。四堵墙里夏天关紧门窗开空调,冬天关紧开暖气,还要门卫看守小区。为什么不能自由出入呢?人们把自己无形地禁锢起来一般。

我想好多人的生活照不进阳光,甚至不留给自己一丝通向自然的缝隙。我又有好久没跟大自然这么灵犀相通了呢?

我们向往山林、远方,终是要回到习惯了居所。鱼翔浅底,飞鸟迂缓,万物竞自由!不要忘记每一个醒来的清晨!

时轻轻拍打面团,注意一定不要使劲搓揉。盆里的水越来越白、越来越稠时,把盆里的混合液倒入大盆,继续第二番拍打、第三番拍打,一直洗到面团再无淀粉流出时,就算洗好了。满满一盆白色混合液静置,将面团上锅蒸。为了使面筋柔软一些,我往里面撒了少许小苏打粉。开锅后再小火蒸十分钟,打开锅盖,蓬松多孔的面筋赫然出现在眼前。

等待了六个小时,大盆里的混合液明显分成了两层,一层是清水,一层是面浆。把清水倒掉,剩下的就是淀粉浆了。用筷子搅拌成面糊,将一个浅盘刷上食用油,将面糊倒入,四下摇晃,使面糊均匀铺在盘里,开蒸,几分钟后,便结成了一张晶莹剔透的面皮。冷却后切成均匀的细条,黄瓜切丝,熟面筋切块,再把热好的油往上一浇,倒上料水,光润如脂、柔韧筋道的凉皮就只待入口了。

就这样,慢慢享受生活,在这清浅时光里,一手烟火一手诗意。慢煮生活,用一种温和的态度,与时光彼此相安,与岁月把酒言欢。

地雷花儿开

□ 窗外风

晚饭后去爬山,在山路旁边,在深深浅浅的碧绿里,一棵开着紫色小花的花树吸引我的目光,走近了一看,是一棵“地雷花”,密密麻麻的紫色小花朵在一片绿中分外显眼,像紫色的小星星在眨眼。

地雷花又名“晚饭花”,它在晚饭时候盛开。很多人家的房前屋后都会种上几棵地雷花。花树很大,花开得很多,数也数不清。那些已经开败的,小小的绿色花萼托着一粒绿色的种子,有成熟的种子变成了黑色,小伙伴把那粒种子摘下来,惊喜地大叫一声:“快来看呀,这种子长得好像地雷。”大家围拢过来,围着那棵花树仔细找,每个人都在花丛里找到几个成熟的黑色的种子,不规则的表面,黑色的圆圆的一模一样。

有人说这是晚饭花,可是很快就有小伙伴反驳说:“它的种子像地雷,应该叫地雷花。”对呀,就叫地雷花吧。从此我们都叫它地雷花。

后来我家从胶东搬到淄博,夏日里一出门,路边一溜儿粉红色的地雷花,远看像一道矮矮的粉色花墙,原来这地雷花到处都有呀。

记得儿子五六岁那年的夏天,晚饭后和儿子一起出门遛弯。在马路拐弯处,上了一条土路,路坑洼洼很难走,但是儿子坚持要继续前行,要到前面去看看。在土路上骑了十几米,就看到土路的路基上开满了红色黄色的花朵,儿子欢喜地叫起来。我们放下自行车到路边去看,原来是地雷花,竟然有黄色的地雷花!那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黄色的地雷花,它们夹在粉红色的地雷花里,让人一眼就看到它的美丽。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,继续往前走竟然看到杂色的花瓣,花瓣上一丝红一丝白,中间的花蕊是金黄色,漂亮夺目。与纯色的花瓣相比,变异了的花朵更好看,如同多彩的生活。

那年夏天,我和儿子摘了很多地雷花种子,各种颜色的都有,打算来年撒到花池里。

前几天我问他记不记得有一年夏天,我们骑车到一个地方玩,路边有很多地雷花。他说记得呀,那么一大片花多美呀,当然记得。

在他的童年记忆里,能有那么一大片地雷花璀璨着,多年以后再想起,也是很温馨的感觉吧。如同我记忆里的那部黑白电影《地雷战》和那些永远开在记忆里的地雷花。

征稿启事

“齐迹”副刊为宣传推广齐文化而生。因为齐文化的兼容并包特性,她也接纳广义上的齐文化稿件,比如涉及聊斋文化、鲁商文化、黄河文化等与本土文化相关的内容。

投稿请发邮箱:lzc b f k @ 126.com。来稿请注明建设银行开户行、开户名、账号,联系电话、通讯地址、邮政编码。请勿登门投稿,谢绝一稿多投。